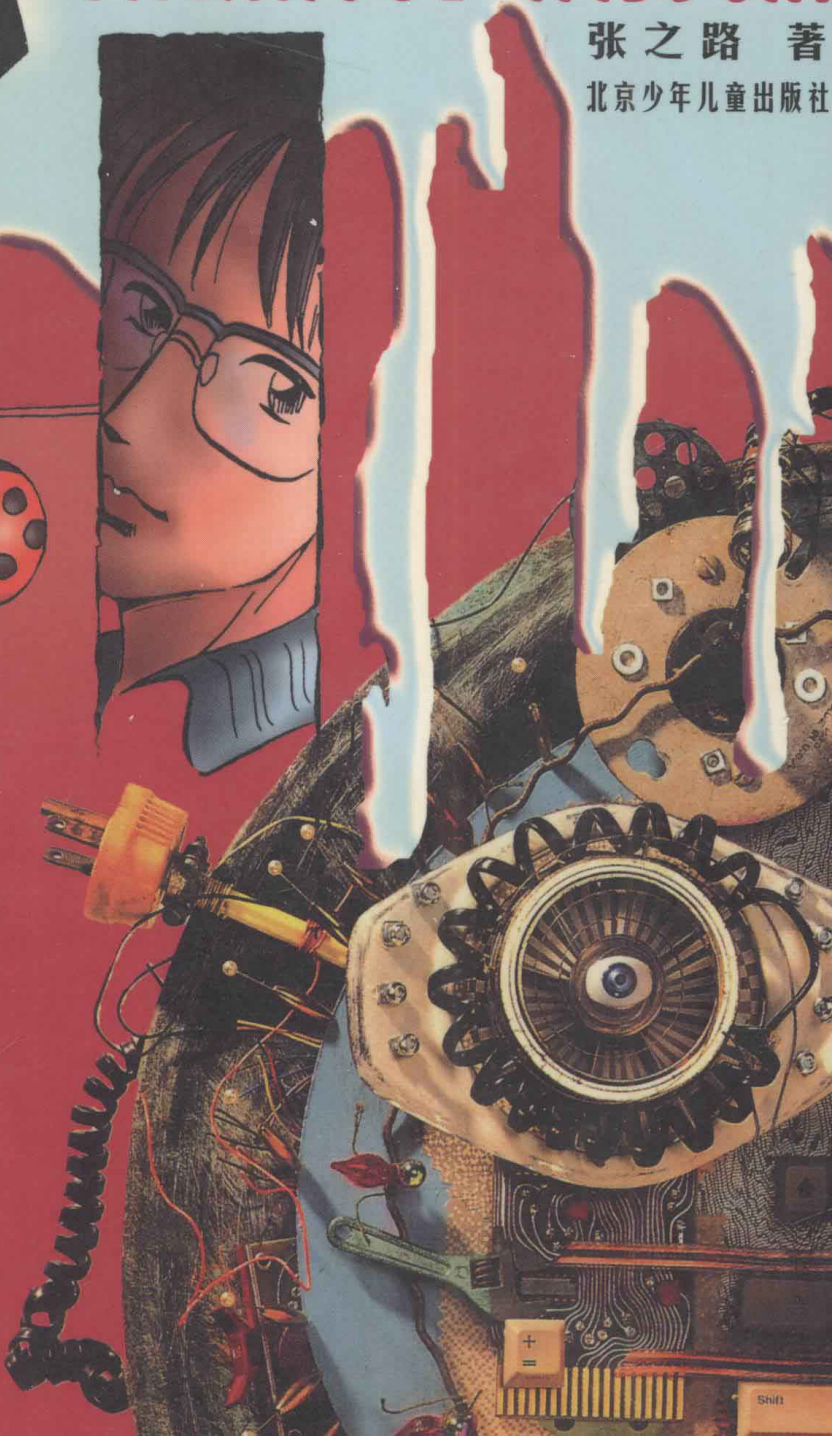


非法智慧

UNLAWFUL WISDOM

张之路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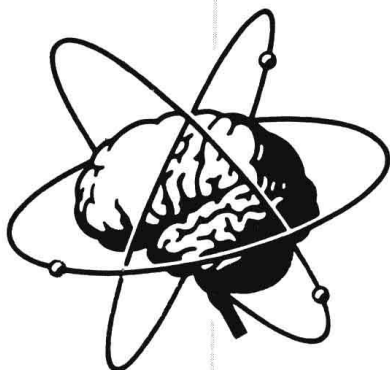


Shift

非法智慧

UNLAWFUL WISDOM

张之路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法智慧/张之路著. - 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ISBN 7-5301-0885-9

I. 非… II. 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74564 号

非法智慧

FEI FA ZHIHUI

张之路 著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A5 开本 8.5 印张 180 000 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40 001 - 50 000

ISBN 7-5301-0885-9/I·350

定价:15.00 元



作者简介

张之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编剧。

主要作品有：电影《霹雳贝贝》、《疯狂的兔子》等；

长篇小说《第三军团》、《足球大侠》、《蝉为谁鸣》等；

短篇小说集《题王》、《空箱子》、《羚羊木雕》等。

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宋庆龄文学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国际青少年读物联盟（IBBY）优秀作家奖、国际安徒生奖提名。

电视剧飞天奖、中国大众电视金鹰奖。

电影夏衍文学奖、华表奖、童牛奖等。

这本书讲的是：

校园里发生的惊险科幻故事。

一年前，女孩儿桑薇发生意外，得到了梦九中学学生陆羽的帮助。一年后，桑薇考入梦九中学，惊讶地发现她心目中的优秀男孩儿陆羽已改名为梅山，与以前判若两人。陆羽的父亲是医学院脑外科专家陆翔风，正值事业辉煌时却死于煤气爆炸。陆羽的伯父也从这座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桑薇身边的不少同学也在发生着奇怪的变化：衣领上出现了“七星瓢虫”的图案；有的人学习成绩突然提高了；有的人在做了一个“怪梦”以后，变得莫名其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桑薇追查事情原委的时候，危险接踵而来。危急时刻，是一个被大家当作白痴的男孩儿救了她。桑薇决心揭开谜底，救出这些她始终热爱的同学和朋友——

全书悬念迭起，危机四伏，紧张、扣人心弦。





目录

第一章	瓢虫	1
第二章	梦九中学	9
第三章	青蛙	25
第四章	无人应答	46
第五章	天才与白痴	62
第六章	奇怪的徽记	82
第七章	梦呓教室	97
第八章	午夜地铁	118

第九章	兔子定理	131
第十章	郭周	141
第十一章	第二大脑	158
第十二章	异梦	181
第十三章	老袋鼠	199
第十四章	父亲	215
第十五章	黑客	233
第十六章	鸽子	247
第十七章	结局	265





第一章 瓢虫

五年前的秋天，医学院脑神经外科的陆翔风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会见了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是陆教授的助手姜地带来的。陌生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说出话来，却让人吃了一惊！

“只要研究需要，多少钱我们都可以提供！”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并不见张狂。

陆翔风暗自冷笑：“你说的多少钱是多少？”

陌生人笑了，笑得很可爱也很诚实：“您总不会把全世界的钱都加在一起说吧！”

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好像在这一瞬间，他们都知道了对方的实力。

“电脑迟早要超过人类的智慧。我一定要把电脑和人脑直接结合，这种机器与人的‘混血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新新人类。”陆翔风这样开始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把电脑用导线与人脑的神经连接起来吗？”陌生人谦虚地问。

陆翔风摆摆手：“如果光是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人脑中植入芯片，与脑神经直接连接，目前正在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症和听觉障



碍，还有癫痫症。当病人发病的时候，芯片就会适时地发出电脉冲，制止病人发病。”

陌生人向前探探身子，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从战略上来讲，我一定要做一种真正的人类和机器‘混血’的物种。人脑中的芯片将与所有的脑神经互动。这种芯片或者叫超微机器人，不但会扫描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脑神经细胞内容的庞大资料库，而且还会通过无线电通讯系统与脑外部以外的电脑和网络联系起来。”

“这种芯片有多大的体积呢？”陌生人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

“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用在电脑上的碳分子，它的计算能力远远超过目前的芯片。因此，我认为它的体积会非常微小。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将来制作出的芯片体积会比人的红血球还要小。”

陌生人皱皱眉，他实在想像不出一个比红血球还要小的芯片是个什么概念。

“对不起，从理论上说是这样。我很欣赏您的雄心壮志。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目前在技术上已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具体合作的芯片实际上会有多大？”

陆翔风环顾左右，看见了一个广口瓶。透明的瓶子里有几只实验用的瓢虫，夕阳的余辉从窗外照在瓶子上。瓢虫那血红的底色与漆黑斑点互相映衬，色彩格外



鲜明。

“大约就像七星瓢虫那么大点儿。”陆翔风说。

“啊！真是不可思议。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样的芯片和人的神经靠什么导体连接呢？”

陆翔风看出了陌生人对这个领域的无知，于是开始热情地讲解：“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说起导体，脑子里就会立刻出现庞杂的输电线路——带着塑料胶皮的导线，最起码是根细小的金属丝。其实，在我们生物物理的领域里，这些导体已经有了根本的飞跃。可以说是由于量变带来的一种质的飞跃，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导体了。”

陌生人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他似乎不愿意别人这样给他“上课”；但他仍然力求平和地问：“您只要告诉我这种导体的样子和名称就行了。”

陆翔风笑笑，体谅出对方的心思，但他的自负与才华却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他的思路：“在最新一代的芯片中，晶体管连接的导线已经被蚀刻到只有0.18微米。目前正准备突破0.1微米的大关。大约就是人头发的五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金属，而我们现在用的导体不是金属，它叫生物介质。”

陌生人点燃了一枝烟。他希望听到的是这种“生物介质”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连接的地方是用胶来黏结还是用线来缝合？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大学的实验课上



组装电视机的时代。他总想着导线之间的连接是要有焊接点的。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七星瓢虫’？”
陌生人眯起眼睛。

“五年。”

“好！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们全力支持您，但我们有一个条件，这项科研成果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那是当然！”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需要世界最新的有关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陆教授说。

“没有问题。”陌生人摆摆手。


“得到最新科学成果还不光是个钱的问题。”姜地提醒说。这是他在今天会见中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只要你们提出成果或专利的名称以及实验室的名字。”陌生人站起来。

会见结束了。研究课题的代号就定名为“七星瓢虫”。

陆翔风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见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陆翔风今年四十八岁。他在三十五岁以前几乎是一直在学习。他毕业于某名校的生物物理系人工智能开发专业，大学毕业后，又读了计算机的硕士学位。本来他可以在一个研究所有个很好的位置，可又匪夷所思地在



音乐学院攻读作曲专业的学位。

他在交响乐团当指挥的哥哥陆翔云开玩笑说：“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来抢我的饭碗吗？”陆翔风笑笑：

“我们学音乐的目的不一样。你学音乐是为了艺术，我学音乐是为了技术。你研究音乐是为了让人愉悦，我研究音乐是为了知道音乐为什么能让人愉悦？你的归宿是艺术灵魂，我的归宿是大脑中枢神经。”

在他专门学习的生涯中，最后是到国外读了医学院脑外科的博士。

现在，他正式的职业是医学院脑神经外科的教授，偶尔会临床给病人做脑神经的手术。

五年的时间匆匆过去。五年中，陆翔风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和手术台旁研究他的“瓢虫”。他不但才华横溢，而且精力过人。他在研究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全世界有关电脑、生物医学的各种消息。一旦有了先进的发明成果——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只要他需要，陌生人都会不惜任何代价和方式搞到手，及时提供给他。

陆翔风工作很辛苦，但心情舒畅。他从事医学研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顺利而效果显著。

陆翔风的外表英俊潇洒，虽然已是人到中年，虽说已是功成名就，但却没有一点慵懒迟钝的神态和情绪。医学院的同事们每次见到他，他总是那副精神焕发、朝



气蓬勃的样子。

他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手术的精湛在医学院都是首屈一指的。每届国际生物和医学年会召开的前夕，他都会收到措辞诚恳的邀请函。

陆翔风经常光顾附属医院的病房。而且越是疑难病症，他越是要亲自诊断和主刀手术。

因此，在这五年中，没有人想到他正在从事着另一项秘密的医学研究，更没有人知道他经常彻夜不归。妻子早已和他分手，他的儿子基本习惯“独自在家”了。

大家只是渐渐地发现，最近一年来，陆翔风教授在医治脑瘫病人和精神病病人方面很有办法，甚至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往，医生在这两种病人面前是力不从心的。脑瘫病人不必说，那是大脑发育不完全。精神病人也只能靠药物控制和心理治疗，可是经过陆翔风教授的手术之后，情况却大有好转。

效果是明显的，原因却无人知道。

医学界和医学院都希望陆翔风“公布”他的“治疗方案”——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医治这些病人？

陆翔风婉言谢绝。他通常是诚恳而谦虚地微笑着：“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啊！无非是把活儿做细就是了。”

人们哪里肯信！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陆教授有许多手术是不允许任何外人在场的，不但一般的医生不可以，医学院的院



长也不可以。手术的时候，只有他的助手姜地在场。麻醉师和其他护士在完成准备工作以后一律离开。

人们已经猜到，陆翔风一定有了特殊的发明或者用了什么神奇的药物，但他不愿意公诸于众。

许多媒体早早嗅到医学院那位陆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将要诞生，于是死缠活磨地打探消息。一瞬间，陆翔风成了众目睽睽的神秘人物。

当医学院的院长侧面向姜地了解的时候，这位沉默能干的不到四十岁的男助手只是笑而不答。

面对巨大压力，陆翔风却是稳如泰山。

“我可以离开医学院！”陆翔风强硬地回答院长希望他说出真相的愿望。

与其走掉一个天才的专家，不如让他安心留在医学院为广大的病人“救死扶伤”。

陆翔风心里明白，表面上他医好了病人，其实正是这些病人帮助他完成了“七星瓢虫”的临床实验。但陆翔风心安理得，那些病人与其当“废人”，不如碰碰运气。况且陆翔风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五年的时间即将过去的一天，陆翔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忽而一言不发，忽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

人们感叹地说：陆教授真是好可怜啊！他治好了许多精神病人，可他自己却变成了疯子。



再后来，陆翔风突然死了，死于家里的煤气爆炸！

追踪陆翔风近一年的记者们没有从陆翔风的嘴里探得一点儿他的“研究成果”。

电视台在“昨夜星辰”的栏目里感叹：一颗生物医学界的星辰陨落了，带走了许多的秘密和无尽的遗憾。



第二章 梦九中学

桑薇终于坐在了“梦九中学”的教室里。

报到时候的兴奋暂时消退了。桑薇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新同学。

教室里的脸都是陌生的。几乎是一水儿的男生，前后左右都是，好似一盘围棋。如果把男生比做黑子，女生比做白子的话，桑薇这个白子的周围都是黑子——“一口气”都没有，早就该被“叫吃”了。算上她，整个棋盘上只有五个“白子”，“黑子”们却有四十多个。在一个高智商的班里，“黑子”总是大大超过“白子”的数目，这不足为奇。

桑薇有些悲哀，又有几分庆幸，不论白子还是黑子，她终于是这个“黄金”棋盘上的一员了。

现在，另外那四个“白子”都横坐在临时的座位上，以便和四面八方的“黑子”交谈。只有桑薇默默地体味着陌生而又新奇的感觉。没有人找她说话，她也没有与别人交谈的意思。

一只很小的花背小虫沿着墙与天花板交界的棱线在爬。这可能就是生物课上讲的七星瓢虫吧。桑薇的眼睛很好，她甚至看见那小虫的翅膀在鼓动。果然，花背小虫飞翔起来了，悠悠地划出一条弧线，飞到敞开的窗前，



稍稍在窗台上停顿了一下又飞了出去。它降落在一棵临窗杨树银白色的树干上，远远望去，就像树皮上的一个斑点。

梦九中学是一所很“安静”的学校。

就像真正富有的人穿着朴素，真正有学问的人虚怀若谷一样，梦九中学也拒绝张扬。各种媒体和网络很少见到有关它的报道和消息，但这不妨碍它是这座城市最优秀的高中。学校从来不公布它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和人数。但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外众多名牌大学和许多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来自梦九中学的学生。

梦九中学虽然不动声色，却有许多许多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因为，能成为这所精英学校的一员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

桑薇是个内向甚至有些胆小的女孩儿。但她那秀丽而不失朴实的外表和她从不主动与人说话的习惯，使她在男孩子心目中，很神秘很高傲。桑薇心里明白，她一点儿也不神秘，只是害羞而已。别的女孩儿一害羞就脸红，手足无措，而桑薇只是默默地不说话。其实她心里慌得要命。

起风了，白杨树轻轻地吟唱起来，桑薇心中掠过一丝惆怅。为什么？她说不清楚。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敞开的教室门前出现了一位女教师。